

编者按 岁月匆匆，时光如梭。转眼间，这些已经进入暮年的老人们，他们有的人曾当过兵、做过村组干部，更多的都是普通平凡的劳动者，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现在他们老了，特别是那些五保老人在敬老院生活，仍然没有忘记继续帮助他人、奉献余热，他们的事迹虽然平凡，但却很感人。县民政部门邀请芜湖县作家协会和芜湖县报社记者采访他们，把他们人生故事挖掘出来、记录下来，进行宣传，激励后人，更是我们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本报从本期起将陆续刊登这些文章。

# 刘根本：报国有大功 赢得夕阳红

接到采访抗美援朝老兵刘根本的任务后，我马上想到了我的邻居——湾沚镇津元村贾村民组的刘根本，不是同一个人还待求证，于是电话联系家住贾村的诗歌爱好者刘小七，他笑着说，太巧了，刘根本就是我的亲舅舅呀！于是我们的话题围绕着他舅舅的那些陈年往事聊了起来。

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约定了一个时间，我便专程去了湾沚镇中心敬老院，该院坐落在航空工业园附近，周围草木葳蕤，鸟声清脆，四月的芬芳不时扑面而来，清雅的环境正是老人们颐养天年的理想之地。

敬老院的院长张大年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向我简单介绍了刘根本老人的身体状况以及敬老院的一些基本情况后，便把刘根本老人带到了院办公室，于是，曾经的血与火的战争以及后来平淡的人生过往再一次把老人拉回那熟悉的一切。

## 位卑未敢忘卫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的秋天，刘根本刚满18岁，18岁的热血青年从来就不缺少梦想，也从来就不缺乏豪情壮志，虽然他目不识丁，也从来没见过远门，但好男儿志在远方。他当兵了，当兵能帮他圆梦，帮他走出家门，施展抱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生产队长从大队开会回来，说部队要下来征兵，他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晚上将自己的想法和父母说了，不曾想遭到他们的反对，父母希望他老老实实地在家务农，孝顺他们，将来为他们养老送终。可他早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决定的事情九头驴子也拉不回来。新兵应征的这一天，他找到了带兵的首长，说要报名参军，首长见他长得瘦弱，笑着说，当兵，是要打仗的，你怕不怕？他把胸脯一挺，说，不怕。首长又说，你这瘦弱的身材能打仗吗？他提高嗓门大声说，能。首长见他这般的决心，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然后去

他家做他父母的思想工作，他父母在首长的耐心开导下终于同意他去当兵。那一晚，他不断想着穿军装戴大红花的那一刻，不断想着那敲锣打鼓送新兵的场景，兴奋的一夜没合眼。

应征入伍后，刘根本被编入67军200师600团4营通讯连当司号员，军长是大名鼎鼎的李湘。1951年的3月份，他所在的部队在入关集训，反反复复练习射击和投掷手榴弹，至今他还记得自己不习惯把手榴弹举过头顶顶出去，而是拎着手榴弹自下而上地抛出去，这一动作引得战友们忍俊不禁。短暂集训后，他随同部队奉命于同年6月份开赴朝鲜战场。他们部队进入朝鲜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十字加山(音同)，部队在那儿驻守了28天，挖战壕，修筑工事，等待战斗打响的那一天。记得当时天气很冷，黑夜到来的时候，两两一组，在白天挖好的掩体洞中抱团取暖，磕睡来了就用辣椒粉冲水喝，也给抽烟，是国内那种50根一包的香烟，抽烟的前提是在掩体里用双手遮住点烟的烟头，以免暴露目标；肚子饿了就咬一口国内带来的饼干。无论是辣椒粉、烟，还是饼干，都被提醒着节省着用，因为战争打到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10月26日，战斗正式打响，从没打过仗的他当时既紧张又很害怕，心跳像打鼓一样咚咚跳，当他看到身边的战友个个毫无畏惧、英勇顽强、奋力杀敌时，他还看到战友们有的负伤有的倒下时，害怕突然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胆识，是复仇和勇气。

炮弹接二连三的在身边爆炸，腾起的灰尘有时呛得连眼睛都睁不开；子弹带着冷风，在耳边呼呼作响，这些他全然不顾。战士们一边射击，一边呐喊，战场上的惊天动地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这场战斗中，他的左腿被子弹击中，血很快将小腿上的衣服湿透了，为了不影战友打鬼子，他当时没有吭声，撕下一块衣服将伤口捆绑后，继续和战友并肩战斗。战斗结束后，他所在的部队转移到桥阴山(音同)一带休整，行军中由于腿负伤，加上他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没走一会儿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儿战友走过来，将他肩

上的子弹箱卸下来，背在自己的肩上，要知道一箱子弹足有四、五十斤重，加上他自己的那一箱，将近一百斤呀！当时他非常感动，之后他向战友打听那个帮他背弹药箱的战友是谁？战友告诉他，帮他背子弹的是兄弟部队的黄继光。回国后黄继光的英雄事迹传开后，他既悲痛，又自豪，悲痛的是这么好的一个战友，为了正义的战争，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朝鲜战场；自豪的是有这么一个一面之缘的战斗英雄，感到十分欣慰。

在桥阴山休整了三个月后，一天接到上级命令，说一股敌人要打这儿经过，让他们做好埋伏，打好阻击战。接到任务后，战友们个个摩拳擦掌，天天窝在山里，没仗打，吃不好，睡不好，人反而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听说要打仗了，精气神儿一下子提起来了。这一天终于等来了，那天天一黑，敌人的目标便暴露在山脚下，随着一声令下，子弹雨点般射向敌人，遭到伏击的敌人短暂的慌张后，开始还击，不一会儿，敌人的飞机围着桥阴山轰炸，炮弹不断落在他们的阵地，但战士们死守阵地，决不后退。在战斗中，他突然感到右肩膀剧烈疼痛，用手一摸，潮乎乎的，放在鼻尖一闻，一股血腥味，他知道自己受伤了，由于失血过多，他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躺在防空洞的临时医疗室里，这时医生告诉他，他的肩膀被两块弹片击中。两次战斗两次负伤，而且都是小伤，并没有伤筋断骨，与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友比较，他是幸运的。

## 回归故里事农耕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陆续回国，刘根本和他的战友们一路进祖国大地，看到了欢迎的鲜花和横幅，听到了热情的掌声和赞美，感受到一个抗美援朝战士的光荣和幸福。他所在的部队被安排在青岛休整，第二年刘根本响应国家号召复员回家。当年他和邻村一道当兵的5个人，两个人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另两个人的腿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父母见他活着回来了，而且健健康康的，激

动地抱在一起哭了起来，那时他才真正懂得父母是多么担心远在异国他乡作战的他。

荣归故里，他被村民们当作英雄看待，一连几天去看望他的村民络绎不绝，村民们让他描述朝鲜战场的情景，让他讲解战斗英雄的故事，还让他拆开衣服看战争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村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那些熟悉的战斗场面。

开开心心自豪了一阵子，日子渐渐地归于平静。作为一个接受过战争洗礼的退伍军人，他深知，曾经的他是一个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只要祖国需要，他随时可以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如今，他脱下军装回到村里，他就是个农民，是农民就要好好务农，为建设祖国的新农村贡献力量。当时，也有个别村民跟他说，你在朝鲜打过仗受过伤，应该找政府照顾，谋个公家事干干。听到这话，他又正辞严地说，我四肢好好的，要什么照顾？再说，从朝鲜回来那么多军人，如果大家都要照顾，政府怎么能照顾得了？就这样，从那时起，他像所有的村民一样早出晚归与土地打交道。大集体那阵子，他靠挣工分分口粮，获得微薄报酬，维持清贫而又艰难的日子。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孤身一人的他干活缺少帮手，有些农活实在不方便，特别是到了栽田割稻的时候，他更是一筹莫展，好在热心的村民自觉地为分担，帮他度过农忙时节，为此，他常常在感动中打发平淡的生活。

## 晚年安享夕阳红

86岁的刘根本老人，说起晚年生活，他感到很知足很满意很幸福。他说，在他原来的村子里男人很少能活到80岁的，而他今年已是86岁的老人了，是高寿，这要托党和政府的福，没有党和政府对他的关心照顾，他根本不可能成为高寿老人。

打开话匣子的刘根本老人，一提起晚年生活就滔滔不绝。他说，上了年纪后，做不了农活，又没有子女，当时的三



工作人员正在照顾刘根本

元乡政府便优先安排他进了敬老院，撤乡并镇后，他又被照顾进了湾沚镇中心敬老院。如今的敬老院宽敞明亮，设备齐全，休闲、健身、娱乐设施一应俱全，大家吃得好，住得好，处得好，没有后顾之忧。

刘根本老人激动地说，特别让我们老人宽慰的是党和政府、社会团体、爱心志愿者经常来敬老院看望我们，送来现金和慰问品，有的志愿者献了爱心不留名，做了好事不声张，远的不说，仅去年就有县检察院、湾沚镇政府、爱民社区、永丰社区、东湖小学、德力西电器有限公司等单位来敬老院表达爱心。他们有的送来慰问品，有的帮我们打扫卫生，有的为我们表演节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物质上帮助，而且给我们减轻了精神上的负担，让我们得到了精神上的享受。特别是去年腊月里，县委书记黄维群

等领导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专程来看望这些孤寡老人，当黄书记听张院长说到我这个抗美援朝老兵时，便亲切地与我面对面交流，问我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困难，还需要政府做些什么？我说，党和政府已为我们做了很多，社会大家庭也一直惦记着我们，我们过得很好很满意也很知足。黄书记听我这么一说，欣慰地笑了。

我也笑了，这样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能不让我开心地笑吗？我吃的是党和政府的，住的是党和政府，每月还享受1000元的优待金，这样的待遇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从来不敢想，因为我并没有为国家做过多大的贡献，只是在那特殊年代，祖国需要时尽了一份应尽的职责，如今我却得到了这么多的回报，我能不知足吗？  
(作家 鲍仕敏 文/图)



赵厚志(右)与作者

暮春时节，受县民政局与县作协的委派，前往采访在花桥镇敬老院安享晚年的赵厚志老人。刚进敬老院大门，身着一套绿色军装的夏院长就迎了上来。他向我们介绍园内的整体布局。敬老院坐北朝南，北高南低，阳光充足。以中间的水泥大道为分界线，道路的东面为住宿区，一排排人字顶平房排列整齐，房屋全都在高大香樟树下安静地躺着，房屋之间都建有花园，花园里种植了四季花卉，此时芍药花开得正葳蕤，一朵朵娇艳欲滴。道路的西侧，近处有几排住宿的房屋，格局与东侧的相似；远处林荫大道树下摆放着几处休闲的石桌石凳，上面坐着几位老者，他们或静坐，或小声地交流，在这里，时光仿佛停滞了，他们在享受慢时光。石桌石凳的西面是一排健身器材，太空漫步机、太极揉推器等一应俱全，有几位老者正有一下没一下地拉动器械，活动活动胳膊腿腰。路的尽头，西面是一幢二层的办公楼，东面是澡堂、食堂以及餐厅。

办公室，我与赵厚志老人隔着两张办公桌对面坐下，这位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的老人给我回顾了他人一生的经历和感悟。他讲述道：

## 少年时期的家庭境况

我出生于解放前，1943年12月8日生。父亲是远近闻名的手工裁缝，母亲是家庭妇女，兄弟四个，我是老小。因为兵荒马乱，勤俭节约的父母有所积蓄，不敢在家存放钱财，便将省下的钱买了几十亩地，租给堂兄赵厚荣家做，收一些租子，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就在我一岁的时候，伪军到我家敲诈。家里从来不敢放钱，所有的钱都换成了土地。没有榨出钱财的伪军就往父亲的鼻子灌辣椒水，呛入肺腑。可怜的父亲咳了六个月后，在痛苦中死去。解放后，家里的土地分给了本村的村民，我家的大屋也被分给几家无房户，寡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个住茅草屋，下地干活，勉强维持生计。母亲教育我们待人要诚恳，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并且要我们把这个作为家风传下去。我14岁的那一年，母亲积劳成疾，没有钱看病，就在家拖着，最终没有挺过来，离开了人世。大集体时，社里的老少都要安排事务去做的。生产队里考虑到我年纪小就让我看牛挣工分，每天2分工。等到我18岁的时候，就开始下地干农活，耘田、插秧、割稻……最初6分工，后来涨到10分工。由于生产力低下，每个工也就价值四五毛钱，整天劳

# 赵厚志：国强民富享党恩

动，有时还混不饱肚子。当时物资匮乏，衣服是补丁加补丁，家里更是没有任何家电。

## 青壮年时期的生活经历

年轻的时候，我为人诚恳，淳朴善良，勤俭节约，无不良嗜好，是生产队里公认的好小伙子，本村和邻村也有心仪的姑娘，但每每与对方家人说起提亲的事情，对方家长就以我家是地主出身，成分不好而拒绝。这样一耽误，我就过了最佳的娶亲年龄。后来，虽然不再讲究成分了，但我自己也不识字，不能够与时俱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再也遇不到合适的人了，从此孤身一人度过余生。

改革开放以后，是我们好日子开始。生产队里考虑到我是一人生活，为人忠厚老实，就给我两个份额的田。我自己也感觉到苦尽甘来，养猪养鸡，做田耕地，浑身是劲。单干以后，自主性强了，收入高了，生活条件也提高了，不但做到了吃饱穿暖，家庭还有结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上涨。粮食产量提高很快，而价格却上涨很慢。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粮食相对来说卖不上价。国家余粮多，一改过去的收粮食抵税为直接收取现金缴税。每年算下来，做田的家里推了许多稻子，账面上还欠政府农业税的现象出现。生产效率高了，一个劳动力只做几亩地，闲时太多，于是我想到了去闯荡。我在别人的大船上从事水手工作，每月也有400元的收入，在当时是算高收入阶层了。大船运沙遇长江，就怕大风大浪。一次，在吴淞口遇到大风浪，差一点翻船，所以害怕了，只干了两年我便返回家乡。回家还是老样子，闲时多，忙时少，事情累，挣钱少。

不久，我毅然决然再次离开家乡去闯荡。我来到马鞍山，从卖水果的小生意做起。因为不识字，东南西北都不认识，所以就走一条街，时间长了，跑熟了，才敢满大街跑。一开始卖水果的时候，因为不会算账，经常被别人懵了，也有城里人欺负农村人，偷偷拎走几网篮水果，每天回去盘账，总是蚀本。那时候吃两

块钱一盒的快餐饭，睡火车站或者桥洞下。我苦思冥想，这样下去我就会成了乞丐。于是，自己用死硬硬背的办法，记住每斤每两的价格。在卖水果的时候，一个客人一份袋袋，称秤，算账，别人就糊弄不了账。那时候每天能够挣到9元钱，后来渐渐就挣得更多了。四五个月后，赚了钱，我就租个小房子居住，每月租金40元。再后来，换个大房子，每月租金80元，自己居住兼做存放水果的仓库。我卖水果是挑着担子流动叫卖，上下午各一担，每担140斤左右，逢季卖季，橘子苹果香蕉西瓜都卖，最吃苦的是卖西瓜，天气炎热，瓜又大，西瓜季来了，每天要卖四担，得在街上跑一整天，衣服都是湿的。有时要卖到晚上十一二点，没人的时候，坐在那里打瞌睡，也要把西瓜卖了才回家。

到了本世纪初，我购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骑着车卖水果，体力上轻松多了。2003年非典期间，街上的行人少了，生意极其难做，那时所挣的钱不够开销。非典过后，市场极其繁荣，中国经济大步往前走，我与时俱进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每天挣的钱也多了，一辆成多，聚沙成塔，我将整千的钱都存在银行里，手边只留一些进货的以及零用的钱。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要做好防老的准备。

后来，政府对市场流动摊贩进行整治，我已经70岁了，累不动了，就回乡养老。当时，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可以申请2万元建房补助。我想我一个人生活，将来反正要到敬老院去，就不想让别人再花这个冤枉钱了，国家为我们这样的人考虑得够多了，不能再摆弄人了，所以我就直接进了敬老院。

## 晚年生活的情景纪实

原本，我年轻时结余下来的十几万元存款准备给自己养老送终用的，而现在我在敬老院全包了，根本不需要我有额外支出的项目。吃喝用住，穿衣盖被，全是共产党的，我在这里舒服得很。我曾经私下里想过，等我死后，要将这些钱捐出来回报国家。没有国家政策好，我哪能享到这个福？

吃饭，一日三餐，我们统一带着碗筷到食堂里去打，可以在那里吃，也可以带回房间吃。三天两宰，素菜天天变着样，一般不重样。如果你自己开个小灶，也是可以的，集中在小厨房里，电饭煲、煤气灶一应俱全，自己加工。过年时，敬老院杀了猪，每人分了五斤肉，可以腌腊肉，可以红烧，全由你自己做主。夏天，也是自己去食堂里打；洗澡，夏天太阳能，冬天锅炉，集中在敬老院的澡堂里洗。想什么时候洗，都有热水供应。衣被，全是国家发的，逢季发相应季节的衣被。过年时，还另外发了大衣、棉鞋、棉袜。院里还每年组织我们体检一次。有时候，院里组织我们开会，教会我们一些防火等安全知识或者是防摔倒生病的健康知识。生病的话，小病送到花桥镇卫生院，就在横岗社区，很近的；大病就送到县医院住院治疗。

敬老院没有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但我觉得我还能干，所以帮着护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所以经常受到夏院长的表扬。敬老院里每年都有志愿者来慰问，他们帮我们包饺子、理发、量血压，还表演节目给我们看。他们带来了苹果、八宝粥之类的食品分发给们。院里订了党刊党报以及《老年报》《健康报》《文摘周刊》等，我们不识字的就听他们识字的人，让我们也了解国家大事。吃过饭后，我们一般就在路边树下的石桌石凳上坐坐，听听手中播放器，唱唱颂春之类的地方戏，下下象棋，或者在健身器材那里活动活动腿脚，一天很快

就过去了。我们在这里生活不但不交钱，国家还发给我们零用钱，每月新农保100元，生活补助120元，这些钱就是给我们理发、买香皂、洗衣粉以及水果等用的。220元一个月的费用足够了，我还有结余呢。

我大哥在马鞍山，今年86岁了，四世同堂，不放心我这个小弟。年前，他特意带着儿子来看我，见我生活在这里如此好，用手机拍了视频发给他其他亲人看。他们都说这里好，都说党的政策好。

采访结束时，太阳西沉。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时间段。“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说的是赵厚志老人们这个年龄，但他们也不觉得过且过，还能想到到敬老院，国家做点事，实在难能可贵。我们与夏院长以及采访对象赵厚志等老人们一一挥手告别。

车在回城的路上行驶，布谷鸟在天空盘旋鸣叫，路旁的香樟树枝繁叶茂，远处的桃树已挂挂枝，油菜绿莹饱满，小麦穗子灌浆……预示着又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  
(作家 葛维敏 文/图)



青山不老 袁传谦刻 牛自奋蹄